

《柳荫高士图》彰显宋人志趣

■山东 郑言

陶渊明曾说：“夏月虚闲，高卧北窗之下，清风飒至，自谓羲皇上人。”一个高人隐士酒后高卧草庐窗下，悠闲自得乘凉的形象跃然纸上。唐代诗人李白非常向往陶渊明恬淡闲逸、与世无争、天人合一的隐逸生活，写诗曰：“陶令日日醉，不知五柳春。素琴本无弦，漉酒用葛巾。清风北窗下，自谓羲皇人。何时到栗里，一见平生亲。”表达了对陶渊明人品和理想的仰慕之情。

这幅宋代佚名《柳荫高士图》(见图)，描绘的正是此意境。据《石渠宝笈》记载，此图为素绢本着色画，左下方有孙承泽印，右下方有北平孙氏印，左边幅有荣村审定、蕉林二印。只知为宋人之作，相关的背景则无从查考。画中为一棵古柳树，树干虬曲刚劲，枝叶繁茂。树下有一翁，美髯飘忽，袒胸露腹，头戴葛巾，赤足席地而坐。坐前有一幅展开的手卷，酒樽满盈，浅斟低酌。表面上看此翁双目聚神，凝视手卷，实则已是眼观耳热，醺醺然不胜枵杓。

乾隆皇帝对《柳荫高士图》十分喜爱欣赏，在画上御笔题诗云：“柳荫高士若为高，放浪形骸意自豪。设问伊人何姓氏，于唐为李晋为陶。”乾隆帝说，这位高士如是唐人就是李白，如是晋人便是陶渊明。但是从服饰和环境看，应是五柳先生陶潜也。这幅图所表现的就是“心静自然凉”。

唐宪宗元和十年(815)的夏季，酷暑难当，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到东都洛阳的寺庙拜访恒寂大师，禅房内恒寂大师安静自如地盘腿而坐。大汗淋漓的白居易惊讶地问道：“大师，此处好闷热，如何不换个地方纳凉？”恒寂大师淡然一笑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感觉此地很凉快啊。”白居易听后，猛然醒悟，烈日炎炎，禅房也非凉爽之地，但是恒寂大师超脱尘世纷繁的干扰，心如止水，凉爽之意顿时而来。于是作了《苦热题恒寂师禅室》曰：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白居易在另一首《消暑》诗中，幽默调侃地说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居一院

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，难更与人同。”意思是只要你在院子里坐着，心无杂念，静下心来，你就会感觉窗子有凉爽的清风徐徐吹来，凉爽无比。北宋诗人梅尧臣对心静自然凉又有另一番感受。他在《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紺宇迎凉日，方床御绉衣。清淡停玉麈，雅曲弄金徽。高树秋声早，长廊暑气微。不须河朔饮，煮茗自忘归。”尽管是热浪翻滚的中伏时节，清幽寂静的佛寺，没有俗世间杂念繁事的羁绊，时而有钟鼓琴瑟之声悠扬，凉爽气息迎面而来，何须到北方酣饮避暑，在此品上一杯清茗乐而忘返。

清朝雍正皇帝追录康熙皇帝训话编辑而成的《庭训格言》，内有一则训文《心静自然凉》曰：“盛暑不开窗、不纳凉者，皆因自幼习惯，亦由心静，故身不热。”意思是说只要能做到内心平静，身上才不热。在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、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的人间尘世，能做到“心静自然凉”者是一种人生境界。



读徐渭《桐阴图》有感

■安徽池州 包光潜

因为性情的原因，徐渭喜欢泼墨大写意，从而开启了绘画的新时代。

徐渭笔下，经常出现宽叶、粗茎、巨干、危岩等宏大元素，实乃便于泼墨，纵横捭阖，在似与不似之间，直抒胸意。有时候将错就错，别出心裁；有时候画意未尽，又题诗以续。诗是画外音，常在飞白处呈现出画所不能抵达的境地。

徐渭的题画诗，也是无拘无束，随兴而吟，每得佳句，便反复绘画。无论诗与画，均如脱缰骏马，奔驰在辽阔的草原。这个“草原”即法度。就是说，徐渭的画与诗都不囿于法度却又在法度之中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不拘泥于形态而无往不在自由的奔驰，譬如徐渭《桐阴图》(见图)。

“陡取隃糜一瓮深，染将苍碧作桐阴。老夫画人拙眉眼，片石可无吟绮琴。”这是徐渭题写在《桐阴图》上的诗。诗末落款为“青藤渭宝戏墨”。他竟然称此图为戏墨——请问：为何而戏？为何如此落墨？隃糜是古代县名，因产墨而名垂后世。后人便以隃糜借指墨或墨迹。徐渭用尽“一瓮深”的墨，只为染得一树桐阴。再赏《桐阴图》，确实不同凡响。

两棵桐树挺拔耸立，立地顶天，并行不二。抬头仰望，竟然看不到树杪。粗糙却不乏秀美的双干，一前一后，矗于危岩两侧。隔石并举，仿佛同根，根即为深不可探的“片石”——这个“片”字被徐渭无限地放大。石头非玲珑，却是桐树根。

俗话说，没有梧桐树，哪来金凤凰？徐渭种了两棵高大的梧桐树，不仅是为了弹琴吟诗，当然也是为了招引金凤凰。这是徐渭期待已久而没有得到的，尽管他也有过短暂的人生辉煌，但那毕竟只是过过瘾的谋士生涯，况且还因此差点丢掉老命。古代士子为学，不都是为了济世治国平天下嘛，



否则学有何用？徐渭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或幻想。梦想可能实现，幻想往往只有幻灭。实事求是地说，《桐阴图》真的没有乐景写哀。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玩世不恭的孤傲，但委实没有什么怀才不遇的嫉愤，甚至

连苏轼的那种忧伤惆怅都没有——“梧桐叶上三更雨，惊破梦魂无觅处。”许多鉴赏者，因主观臆想或人云亦云，以为徐渭所有作品都有那种癫狂与傲慢，因怀才不遇而嫉恶如仇。事实上，不全然如此。读画往往是再创作的过程。我当然不排斥他人的解读，只要说的有道理，而不是牵强附会。

徐渭笔下的浓阴，来自梧桐树密密匝匝的阔叶。那是他心头上酣畅淋漓的憧憬，即由自己参与而成就的极乐世界。也就是“一瓮深”的文墨，换来了泽被后人的“桐阴”。如此“桐阴”生于草莽，而非庙堂的赐予。根深叶茂的桐树，汲取了巨石横空、草莱横陈的大地营养。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喻示——大凡真的文人，皆有“反骨”。也许当下有所例外，或者说如今已经没有真正的文人了。

除了对画境与诗意的解读以外，《桐阴图》中的梧桐树把我难倒了。

按理说，它们应该是中国梧桐，落叶乔木，最高超过20米；树干高端，树皮光滑，叶大密集，树阴浓郁。明朝《群芳谱》记载：“梧桐皮青如翠，叶缺如花，妍雅华净，赏心悦目，人家斋阁多种之。”而徐渭画中的梧桐，跟中国梧桐比较，似又不似。关键在于树干不光滑、弯节(瘤)太多、树枝太少。中国梧桐又叫青桐，叶子比画中的要大，且叶柄长，采摘时往往听见清脆的脱节声。我老人家常用青桐叶子蒸发糕，青桐皮制麻，俗称青桐麻。我家菜园里曾种植青桐，夏天采叶蒸发糕，冬天砍伐，沉塘沤皮，得青桐麻。我自然熟稔。

中国古代叫桐的树比较多，容易混淆，譬如中国梧桐(青桐)、泡桐、油桐、珙桐，以及叫法国梧桐的悬铃木。徐渭画中的梧桐，可以排除法国梧桐和油桐(低矮)，肯定也不是泡桐和珙桐(笔者在神农架见过这种稀有物种)。那么，徐渭画中的桐树，到底是什么桐树呢？



左宗棠行书七言联

■福建厦门 乔波

左宗棠(1812—1885)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人，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。道光举人，官至总督，拜东阁大学士。受“扬碑抑帖”之潮流影响，其书法融碑帖于一炉。华侨博物院收藏的这副行书七

言联轴，便是其书法艺术的一个见证。

这副联轴尺寸为纵145、横33厘米。此行书对联书法清朗，运笔遒劲，笔力雄强，风格豪放，沉着激迈，直追汉魏，署款“左宗棠”。钤“大学士”白文印及“清官太保恪靖侯”朱文印。